



闯广东

盛慧 —— 著

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故事，
而是一代人的烈火青春，
堪称当代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闯广东

盛慧 ——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闯广东 / 盛慧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11

(广东原创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360-7695-2

I. ①闯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065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封面设计: 刘绮琪

书 名	闯广东 CHUANG GUANGDO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9.25 1 插页
字 数	247,000 字
版 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

但凡不能杀死你的，最终都会使你强大。

——尼采

楔子

1

十岁那年，谢闯第一次见到火车。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，空气中飘荡着香椿树的气味，母猫的叫春声不绝于耳。他和两个小伙伴躲在云窝供销社的平台上，抽着偷来的飞马牌香烟。一辆卡车像哈巴狗一样喘着气开过来。卡车越来越近……他们像树上的果子，被风吹进了车厢。

云窝渐远……稀稀拉拉的灯火，像蔗糖一样在夜色中迅速融化。他们躺在军绿色的油毡布上，双手叠成枕头，跷起二郎腿，望着摇篮一样晃动的夜空。

路上空空荡荡，田野上方水汽迷蒙，不时有水鸟飞起。驾驶室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摇滚，车晃来晃去，好像也在唱着摇滚。上坡时，他们像水珠一样滚到一起，下坡时，又像魔术师的弹力球被轮番抛到空中。

就在快要散架的时候，卡车在一幢蓝房子前停住。司机叼着烟下车解手，突然发现这三个小屁孩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知道车上装了什么吗？”谢闯把鼻子一抬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还会是炸药不成？”司机冷笑着说：“没错，就是炸药。老子的

烟头扔过去，你们全都会炸成肉酱。”他们一听，头皮发麻，双腿颤抖，最小的那个尿湿了裤子。

月亮终于出来了，颜色暗淡，像一块发霉的油饼。崭新的铁轨横躺在他们面前，闪着幽光。谢闯手一挥，他们便像游击队员一样埋伏在小土包的后面。春天的熏风，像棉布一样柔软，在他们脸上蹭来蹭去。火车迟迟没有出现，漫长的等待，让他们昏昏欲睡。就在他们呵欠连天的时候，黑暗中传来了呜呜的声音，火车打着囅跑过来了，响声震耳欲聋。谢闯以为火车会停下来，但这个高傲的家伙好像根本没有觉察到小站的存在，一头扎进了黑暗的山洞。

天地之间又恢复了最初的寂静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铁腥味。三个少年怅然若失，像被人遗弃的孤儿。望着月光下的铁轨，他们突然做出了一个疯狂决定——离家出走，到远方去。

在铁轨上行走，比平地上要辛苦得多，没过多久，他们的脚上就磨出了血疱。月光下，三个少年单薄的身影东倒西歪，像被风吹动的小树苗，步子越来越慢，终于走不动了，瘫倒在路边松软的草丛里。

回云窝的路上，三个沮丧的少年沉默不语。谢闯心中充斥着一种莫名的忧伤，他咬了咬嘴唇，对自己发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坐着火车离开云窝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

回家的道路，似乎无限漫长。腿越来越重，上山的时候，好像有人在身后扯着他们的衣服。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，谢闯终于看到了云窝镇。它像一棵锯倒的大榕树，老街像主干，小巷像枝条，房子则像一片片树叶。

谢闯像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，急切地寻找着自家的屋顶。他家在小镇的最西边，那里地势最低，房子又矮又小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间间鸡舍。每到雨季，温顺的青溪就像被施了魔咒，变成了贪婪的野兽。由于地势太低，每次发水，谢闯家总是最先遭殃，墙壁上一条条或深或浅的黑线，就是洪水留下的牙痕，最高的那一条，几乎接近了窗沿。

年复一年的洪水，让谢闯从小生活在恐慌之中，总担心房子会突然倒掉。他还记得，有一个夏天的晚上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像铁鞭一样狠狠地抽打着房子，门哐当哐当直响，像是被一群流氓不停地拳打脚踢。谢闯从睡梦中醒来，睁大眼睛看着颤抖的屋顶。天色由黑变灰，再由灰变白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风终于停了。他打开门，惊恐地吼道：“不好了……房子歪了。”父亲一句话也没说，他找来锯子，锯了一棵槭树顶住了倾斜的墙壁。不过，倾斜的房子总让人胆战心惊，他们不敢大声说话，仿佛一大声，房子就会轰然倒塌。

2

云窝是典型的南方小镇，在水路交通发达的时代，这里曾是重要的码头，山里砍伐的木材，在这里集结，顺流而下，运到了县城、省城，乃至更远的地方。那时的云窝商铺林立，繁华至极，据老人家回忆，光茶馆就有七八间呢。随着公路的兴起，水路日渐衰落，云窝的繁华也随之成为如烟的旧梦，如今，它只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偏僻小镇。

小镇上的居民，大多是势利的，云窝镇上的居民，更是将这种“美德”发扬到了极致。见到那些当官的、有钱的，他们的脸上涂了一层猪油般的媚笑，腿软得像麦芽糖。见到那些比自己更穷的，则像是踩到了一坨狗屎，满脸厌恶。

谢闯一家，连狗屎都不如。这怨不得别人，要怨只怨他有一个残疾的母亲。如果是天生的残疾，倒也值得同情，但是，她的残疾并非天生，而是自作自受。有一年，她从悬崖上跳了下来，摔坏了手脚。一个正常人是绝不会去跳崖的，镇上的人由此推断，她的脑子肯定搭错了线。

谢闯母亲走路的样子确实很滑稽，也算是云窝镇上的一道风景。她的屁股先往后一甩，然后再往前一冲，肩膀呢，则像一杆秤，一会

儿歪向左边，一会儿歪向右边。她的左手伸不直，胳膊拐在胸前，五个手指朝下紧握，像握着一个鸭蛋。右手则不由自主地甩动，像在给小鸡喂谷子。

她的大名早已被人淡忘，大家送了她一个十分贴切又好记的外号——“折脚婆”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她是不愿意出门的，因为，无论她走到哪里，都有人捉弄她。

镇上有一个叫金土的男孩，年纪虽小，却很有表演天赋，学什么像什么，总喜欢跟在她身后学她走路的样子，他还举一反三，边学还边吐舌头，翻白眼，挖鼻孔，逗得众人捧腹大笑。谢闾的母亲倒也不恼，装作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

金土的母亲叫凤仙，在镇上很受人尊敬。她知识渊博，口齿伶俐，吵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。双手往腰上一叉，就可以从早上吵到天黑。

凤仙看到她没有什么反应，觉得很不过瘾，跑上前去，一把抓住了她僵硬的左手。那帮热心的闲妇见状，也围了上来，她们问这问那，最后，话题巧妙地一转，转到她当年跳崖这件事上。凤仙一脸诚恳地问：“听说你当年是为了一个男人跳的悬崖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”其他人也跟着附和：“听说你跳下的时候，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是不是真的？”“你家老大，是不是那个男人的种？”“你残疾之后，那个男人有没有来看过你？有没有给钱你花啊？”……

面对大家的关怀，她却一点也不领情。凤仙的脑子转得像风车一样快，微笑着说：“老阿嫂啊，你只要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，我们就帮你去讨公道。”其他人也附和起来：“对，对，对，起码也得给一笔青春损失费，不说一千，也得给八百。”

谢闾的母亲身子突然往前一甩，试图冲出包围圈。两个闲妇眼疾手快，一把扯住了她衣服的后摆，你推我揉，她竟然不小心栽倒在地。凤仙赶紧上前扶她起来，边帮她拍打灰尘边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这么大个人，走路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呢，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欺负

你呢。”

谢闯是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这件事的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

天色渐暗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晚餐，凤仙也开始淘米做饭。厨房里一阵响动声，她揭开锅盖，看到锅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凑近一看，脸色立刻变得煞白，里面竟然盘着一锅的蛇。它们伸着三角脑袋，吐着蛇芯子，深情地看着她。她尖叫着，夺路而逃。

她不敢回家，和儿子在隔壁邻居家等自己男人回来。男人回来后，在房子里翻箱倒柜，最后找到了三条蛇，一条躲在鸡窝里，一条盘在床底下，还有一条，竟然钻进了被窝。

凤仙还不放心，想让男人再找一遍，男人没有理她。那天晚上，她提心吊胆，像睡在一条钢丝绳上一样。屋子里的每一丝响动，都让她不安，让她恐惧。每天后半夜，她都要起来撒尿，那晚，她尿胀得厉害，但却不敢起床。后来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从床上爬起来。两只脚往踏脚板上一放，立刻尖叫了一声，像弹簧一样缩了回来。踏脚板上有一个东西，软软的，凉凉的。她忙摇醒熟睡的男人，男人打开灯一看，笑了，那根本不是蛇，而是儿子的皮带……

3

每一个小镇，都出产光棍。一般来说，光棍的数量与当地的经济密切相关，经济越差，光棍的数量也越多。云窝镇上有十几条老光棍，他们有的胖，有的瘦，当光棍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的是因为长得丑，有的是因为残疾，有的是因为家里穷，还有的是因为脾气古怪，但他们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——清一色都是光头。他们光秃秃的脑袋飘浮在云窝狭窄的街道上，就像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把气球。

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，起初谁也无法解释，直到多年以后，云窝上最老的剃头佬去世之前，谜底才真正揭开。原来，看似忠厚老实的

剃头佬并不老实，他有两把剃头刀，一把蓝色，一把绿色，蓝色那把是给付钱的客人用的，绿色那把则是给不付钱的客人用的，上面沾满了病菌。这些光棍，剃头从不给钱，剃头佬就用绿色的刀伺候他们，时间一长，他们就再也不需要剃头了。

和其他地方的光棍一样，云窝镇的光棍也很多情，一见到女人，心就会直发痒，碰一下女人的手，都会高兴半天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像苍蝇一样在镇上乱飞。

一年冬天，谢闯的外婆卧床不起，他跟母亲一起去探望。外婆家在隔壁的南塘镇，离云窝有六七里地远。回到云窝镇，已是晚上九点。天下着冰雨，风很冷，发出呜呜的怪叫声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母亲紧紧揽着谢闯，她的右手臂，像一条温暖的围巾围住了谢闯的脸。镇上的人早早睡了，街道上空空荡荡，一片死寂。

突然，谢闯听到青石板上传来了脚步声，踢踢踏踏，声音很响，每走一步，好像都要引爆一个地雷。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一股酸腐的气味钻进他冻得通红的鼻孔。多年以后，谢闯在动物园的大象身上闻到了同样的味道。这种个性鲜明、回味无穷的味道是光棍所特有的，因为他们几个月也不洗一次澡，不换一次衣服。谢闯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拉起母亲就跑，可是母亲走不快，非但走不快，越急还走得越慢。这时，那股酸腐味已经像一只臭袜子套在了谢闯的头上，他几乎要吐了。几乎同时，老光棍冲上前，两只铁铸的大手抓住了母亲下垂的乳房，然后就像疯狗见到骨头一样，在母亲的脸上乱咬乱啃，恨不得把她整个吞进肚子。母亲使出浑身的力气挣扎着，但老光棍有力的手臂就像两条蟒蛇，将她紧紧箍住，她越挣扎，他箍得越紧。她觉得喘不过气来了。老光棍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他的手往下一沉，顺手一抽，就扯断了母亲的裤腰带，母亲赶紧用右手拉住自己的裤子。老光棍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一把将她抱起，扛在肩上，像扛了一小袋面粉。

那一年，谢闯十二岁，他吓坏了，心怦怦直跳，身体像风中的火

苗一样不停地颤抖。他知道自己是个小男子汉，应该保护母亲，情急之下，抓住老光棍的手一口咬了下去。他以为老光棍会放手，谁料，老光棍的皮竟像鞋底一样厚，谢闯咬得牙齿都酸了，老光棍都没有反应。他没有放下猎物，反抽了谢闯一个耳光，谢闯飞出去两米多远，然后像陀螺一样旋转了几圈，应声倒下。

儿子的哭声，像锯齿一样锯着母亲的心。她带着哀求的口气跟老光棍求饶，老光棍感觉她僵硬的身子变得又轻又软。谢闯坐在地上，脑子里直冒金星，嘴里有一股咸丝丝的味道，像喝了一口酱油。他试图站起来，但头很晕，根本站不住，只能号啕大哭。他盼望着临街的房屋里有一盏灯能亮起来，盼望着有一群男人冲出来……可是没有，他的哭声在黑暗中扩散，就像几颗盐撒进了河里，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光棍大功告成，扛着猎物往后山跑去。

绝望像黑暗一样无边无际。正在谢闯绝望的时候，他听到几个男人的说话声，他们是在砖瓦厂上夜班的工人。听到谢闯的哭声，他们赶紧跑上前去。老光棍见他们人多势众，骂了一句“我日你先人”，把谢闯的母亲往地上重重一扔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谢闯听出他就是住在东街的丁二狗。

谢闯把母亲扶起来，母亲叮嘱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谢闯似懂非懂，但还是含泪点着头。这件事，一直埋在谢闯的心里，它带给他的屈辱刻骨铭心。他没有马上报复，而是在心中酝酿一个大计划。

他首先摸熟了丁二狗的生活规律，确定了下手的最佳时机。过年的时候，他在云窝镇上转悠，像松鼠储存过冬的松果一样积累火药，把镇上那些没有燃过的鞭炮都收集起来，做成了一个超级大鞭炮。

丁二狗的生活挺有规律，他每天都要去露天的茅坑解手，正月十五那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抽着自己卷的烟，哼着小曲，在茅坑上练蹲功。谢闯将超级大鞭炮点燃，扔进了茅坑。只听一声巨响，丁二狗脚下一滑，掉进茅坑，洗了一个澡。这也是他三个月来第一次洗澡。

4

对谢闯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个姓张的老寡妇，她无儿无女，靠卖冥器维持生计。年轻的时候，张寡妇颇有几分姿色，还有幸当过妓女，这一点，如今在她那张丑陋、松弛，老苦瓜皮一样的脸上早已无处寻觅。张寡妇持家有道，每次回家，她手上都会拿着一些宝贝——一根电线，一只破碗，一块木板，甚至是几根芦苇。她从来不会空着手回家，就是地上摔了一跤，也不会忘记抓两把土。

有一回，谢闯家的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私奔了，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一个好心的邻居悄悄告诉他，它们去张寡妇家吃晚饭了。谢闯跑到她家，在门口喊了半天，屋子里才有动静。张寡妇拉开一条门缝，瞪着两只小眼睛，眼睛里满是凶光，像老巫婆一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谢闯说要进屋搜查，她猛地一下把门关上，差点夹断了谢闯的手指。

张寡妇是个极其谨慎的人，她总觉得自己有一屋子的宝贝，担心别人打她的主意。她用报纸将窗户糊得严严实实，一点光也透不进去，即使是大白天，屋子里也黑乎乎的，像个老鼠洞。到了晚上，她舍不得点灯，每天赶在天黑前吃晚饭，吃完就上床睡觉了。

对于很多孩子来说，她的屋子是小镇最恐怖的地方，泥墙上挂着她六任丈夫的遗像，下面摆着新扎的花圈，横梁上，还放着一口棺材，黑色的油漆散发着瘆人的寒光。据说，棺材里还躺着一个人，那是她丈夫风干的尸体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张寡妇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，坐在凳子上吃着从别人菜园里摸来的白小娘香瓜。她吃得很仔细，连滴在桌子上的几滴汁水都要舔干净。门开着，暮晚的微光照进屋子，照在她的手臂上，那两条手臂没有一丁点肉，像油纸包着枯枝……小小的房子，看上去就像一座神龛，她则是一尊生锈的铜像。

吃完瓜，张寡妇舍不得洗手，把手上的甜味都舔干净后，心满意足地上了床。她虽然上了床，却没有睡着，嘴里还在不停地算着账。她像老鼠一样机警，屋子里的任何声响，都逃不过她的耳朵。

上床没多久，她听到屋子里有一阵响动，第一反应是家里进了小偷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。她蹑手蹑脚地起来，光着脚，从床边拿了根棍子，就在这时，声音消失了，屋子里一片死寂，黑暗像一团团的絮状物，充满着呛人的尘土味儿。她竖起耳朵，在黑暗中站了几分钟，以为是幻听，便又上了床，可刚放下蚊帐，恐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

她跳了起来，循着声音而去，终于，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：“拿命来，拿命来……”这声音就像一根铅丝，从一只耳朵穿到另一只耳朵……声音好像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。她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捏紧棍子，壮着胆，顺着梯子，往棺材走去。

突然，屋子里响起一阵沉闷的滑动声，棺材竟然打开了。她吓坏了，从梯子上滚落下来。

“我是阎龙王派来的，张寡妇，你的死期到了。”

“我不想死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我有钱，我给你钱。”张寡妇不敢睁开眼睛，在地上拼命地磕着头。

“你作孽太多，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
张寡妇哭了起来：“我才七十二岁，还小得很，镇上有很多九十岁的老不死，他们早就活腻了，你去收了他们吧。”

“我可以免你一死，不过，三天之内，你要将偷来的东西物归原主。”

张寡妇死里逃生，感激不尽。

“我要到天上去了，你不能睁开眼睛，如果见到我，你就会马上没命。”

张寡妇信以为真，闭着眼睛，身子簌簌发抖。

这时，躲在棺材里的谢闯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大摇大摆地出

了门。

第二天早上，镇上的居民惊奇地发现，他们曾经丢失的那些东西，竟然都自己长了脚回来了。

5

这些小小的恶作剧，很多都被人淡忘了，云窝镇上的居民最津津乐道的，还是谢闯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。

那年，谢闯已经长成了一个俊俏的少年。在家里，他排行老二，那个年代，老二就意味着没有新衣服可穿，谢闯更是如此，他一天到晚只能穿哥哥的旧衣服，穿得最多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罩衫。寒酸的打扮，掩饰不了一个少年的帅气，他长得又高又瘦，棱角分明，眉宇间透着一丝桀骜与轻狂，倔强的嘴唇上方有一层淡淡的绒毛。和同龄的孩子一样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成熟一点，他不止一次偷偷用父亲的剃须刀刮过胡须。

十六岁的谢闯不仅成绩好，还多才多艺，尤其喜欢写诗，是县里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。年少轻狂的谢闯对云窝充满深深的敌意。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考上大学，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鬼地方。他要到大城市去，那里的人不知道他有一个残疾的母亲，不知道他有一个懦弱无能的父亲。

全家人都认为，谢闯考大学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简单。其中，父亲谢老三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。谢老三刚过五十岁，但过度的操劳，让他变得又黄又瘦，就像用光荣牌肥皂雕刻出来的一样，他太忠厚，太老实，别人说什么，他都不敢提一句反对意见。跟别人说话时，他从来不敢正眼看人。只有谈到自己的儿子时，他才会骄傲地抬一下头。他一直坚信儿子就是天才。虽然，镇上有很多人说，谢闯不是他的种，对这个传言，他开始不信，后来倒是有些信了，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生不出这么聪明的孩子。

除了种地之外，谢老三主要靠捉黄鳝来补贴家用。云窝镇上的人，以前是不吃黄鳝的，如果抓到了黄鳝，只有两种用途：一是用来喂牛，走到牛的跟前，将黄鳝往它鼻子里一塞，据说吃了黄鳝，牛耕起地来，会更有力气；另外一个用途是做止血贴，用镰刀把黄鳝的头剥掉，让血飙在报纸上，黏糊糊的血浆把整张报纸染得像断头台一样，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晒，等晒脆之后，剪成一小片一小片，谁要是划破了口子，就拿一块贴住伤口，血很快就止住了。具体是哪一年，城里人开始吃黄鳝的，谁也说不清楚了，反正，从那时开始，每天晚上吃过晚饭，谢老三就会出门。春夏的时候，在水田里放黄鳝笼，冬天的时候，黄鳝冬眠了，就拿挖锹到松脆的田埂上去挖。黄鳝养在缸里，隔了几天，城里的贩子就会上门来收。开始的时候，捉黄鳝的时候还会捉到蛇，因为没人吃，都被扔掉了，可这几年，城里人的口味突然变重了，连蛇也开始吃了，越毒的蛇还卖得越贵，所以，谢老三也开始捉蛇，时间一长，竟成了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捉蛇高手。他经过一片草地时，只要看一看草被压过的痕迹，就知道附近有没有蛇，知道蛇大概有多大，镇上的人取笑他说，连公母他都看得出来。他不怕被蛇咬，万一被咬了，在地里转上几圈，找上几种草药，回家捣碎后敷在伤口上就行了。

谢老三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一天到晚皱着眉头。他心里很明白，捉蛇捉黄鳝挣的钱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计，谢闯要真考上了大学，他根本拿不出钱来，连一只像样的皮箱他都买不起。

谢老三接触最多的就是贩子，贩子们走南闯北，知道很多奇闻趣事。他曾听一个贩子无意中说起，城里有一些人专门收肾，价钱很高。他一听，心头立刻有了主意，到时候真要凑不起钱，就去卖掉自己的肾。卖掉一个肾，就能换回儿子的大好前程，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事情了。

这个想法，谢老三一直埋在心里，没有跟任何人提及，就连谢闯的母亲也不知道。有一天，他梦到去做手术，竟然一点也不疼，只是

那几天，总觉得左边的腰空空荡荡的，好像一个肾真的已经被割掉了一样。有时候，干活干累了，他的腰偶尔会发疼，他一皱眉头，拍打了一下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再捣乱，老子明天就把你割了。”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肾也会记仇，越是骂它，它越跟他过不去。

有一回，谢老三去捉黄鳝，走到半路，腰就开始疼了，开始是隐隐的，他没在意，慢慢地，疼痛加剧了，像针在刺，到后来，身体里好像装了一台绞肉机。他再也迈不动步子，两眼一黑，倒在草地。那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，他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才重新睁开眼睛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计划来，如果肾坏掉了，到时候没有人收又该怎么办？非但不能卖钱，说不定还要花掉一笔医药费呢。想到花钱，他觉得比割自己的肉还难受。

他对自己的肾变得客气起来，好像它们是暂时寄居在家里的客人，他把酒戒了，烟也少抽了。疼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跟它们谈心，带着求饶的口气安慰它们说：“你们现在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，你们要是不行了，我儿子的前途就完蛋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骂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健健康康的，等到做完手术，可以住到城里人的身体里，每天吃大鱼大肉，吃山珍海味，比待在我这个窝囊的身体里一天到晚吃咸菜要好得多。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着两只肾，说来也怪，它们就好像淘气的双胞胎一样，哄一哄就听话了，竟然真的不疼了。

第一章

多年以后，谢闯仍然能清晰地听到那个初夏傍晚的雷声。雷声在天上滚来滚去，可它纯属是在糊弄人，折腾了半天，一滴雨都不肯施舍下来。持续了一个下午的闷热把云窝镇上的居民蒸得晕晕沉沉，身上像裹了一层密不透风的薄膜，汗水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黏稠如同糖浆。

谢闯吹着口哨回家的时候，母亲正弯着腰在堂前昏暗的光线里摘豆角。她用左脚踩住豆角的一端，右手一下一下地掐着，从背后看过去，像是在编草绳。她的衣服湿透了，贴在背上。一只花脚蚊子躲在她耳朵下面大口大口地吸着血。

“这么早？”母亲问。

谢闯轻轻嗯了一声，闪进厨房。

厨房又小又黑，像是地窖，一进去，就像被黑布蒙住了双眼，黑暗中散发着老咸菜的气味，让他的胃部一阵泛酸。两条蛇从缸里跑了出来，他眼疾手快，没等它们反应过来，抓住它们的七寸，扔回缸里。他洗了手，舀了一碗剩饭，泡了开水，蹲在门口吃了起来。他吃得很快，一碗饭，两三口就吃完了。

“赶着去投胎啊？”

谢闯没理她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和母亲之间变得像陌生人一样无话可说了。